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庚戌粵東軍變記

李介孺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粵東軍變記

宣統二年夏月

軍隱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二十六輯

目錄

庚戌粵東軍變記	李介孺編
辛亥四川事變之我	周善培著
辛亥革命史料	張國淦編
蕪水湯先生（化龍）遺念錄	佚名編
南社紀略	柳棄疾著
鈕惕生（永建）先生遺札選集	楊愷齡編
陳英士（其美）先生年譜	何仲簫編
梅川譜偈	居正著
觀物化齋詩集	但燾著
一枝廬詩鈔	鄧家彥著
頤淵詩集	經亨頤著
槐村詩章	鍾伯毅著
辛亥革命回憶錄	譚永年編
杜月笙先生（鏞）紀念集	恆社旅台同仁編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序

軍言不測李房君帝乃以松君帝細事蹟集松悵慘  
松劉以一夫愛以七君良家子弟五石同灰百身小民脂  
膏焚掠殆盡必有以軍政者所為痛定思痛而痛哭流涕也  
才變及政界社會備論并政界以方七莖同叛亦免其苦不介  
社會以逃兵未騷擾百性直均目為義兵亦未免廢揚道當惡之  
皆得之付同終不若目擊之痛鑿也秋自叛起秋自起叛而不終掩也  
李君介孺身當其變正月初二初三兩日曾檢彈之危險置生死于不  
欲真欲以七足軀以寸舌挽救全局乃將飲六履一木難支卒以大局  
糜爛而不可收拾矣流遊入城中故新軍變亂始末皆目親于新

軍邊器各留臺所用無所不備月重生因集

大憲文先及振界能說詞歌在抄一冊分門別類以是此往而戒將來

雖牙任厚振兵要於末祀之失矣憲特加按察以改正之蓋核實

也若集向序于僕之言事累久其河救之篇首題笑大方能

知己之所不究方命而初二知上兩日僕又與李君同在紛亂中

李君所連過於僕亦連過之李君所親見於僕亦親見之爰并

敘之以證李君之言無謬也

皇統元年二月五日古教州王季克叙

自序

罪餘之軀乃蒙高厚之恩宥其無罪又復畱營差遣軍中  
瑛事夏日如幸乃取軍變時事分其類屬彙爲一冊存之破  
篋款以鑒既往戒將來也溯吾粵之編練新軍蓋六年於茲  
矣世變日愈劇而僅餘此寥寥不足額以四營如之何不  
痛且懼回憶軍變當時或曰叛誣叛或曰變激變官言民  
言若持方柄以內圓鑿今瑛渾身論余載其實者以存其

真錄其誑者以證其誣並以見

大府之仁慈及辨事之難為眾諒也覽斯篇者以為然否  
宣統第三年庚戌六月晦日古岡州李介孺朝彥識



目錄

陸軍編制表一

廣東陸軍革沿表二

廣東東城外畧圖三

上諭四

變態(原文從師表報之新軍) 散家紀畧錄出附以按語五

公事六

函件七

社情八

餘聞九

議論十

詞章十一

歌曲十二

8



# 備考

一每軍或以兩鎮或以數鎮而成或孤鎮一鎮分路不受軍之節制總以應接地勢狀而定

一馬隊每隊以三排成每排以二棚成砲隊每營以三隊成其隊與步同

一兵役分為三種曰常備軍(三年)續備軍(三年)後備軍(三年)

一右表係平時編制若戰時則兵種編制如左

(步隊)每排增二棚其兵丁由續備軍調充其正副目由常備軍拔選

(砲隊)每隊仍備砲六尊兵數無增惟運送彈藥物料暨一切零件均由在營人員出領外加增亦由續備軍調用不

數則由後備軍添補

(馬隊工程隊)訓練稍難平時仍宜早備戰時頗敷不須臨時添補

(輜重隊)在壕道站及遠近隨時酌加亦使預限均由續備軍出領軍內調用不用有不敷亦可雇用夫役

# 廣東新軍沿革表

兵種 時代		光緒三十三年		光緒三十三年		光緒三十四年		宣統元年		宣統二年		
		步兵	六營	二營	六營	七營	四營	砲隊	二營	馬隊	二營	工械隊
砲隊	二營	馬隊	二營	砲隊	二營	工械隊	一營	輜重隊	一營	學兵營	一營	一營

# 備考

一光緒三十二年前督將原有之親軍武臣武建各軍復派員赴北北暨本省北江一帶選募合格人民在陸軍營制編練步隊六營配隊兩營之程幅重隊各一營

一光緒三十二年秋奉前督 奏准調滇滇營外其假軍兩道總額一千六百三十餘名迨同前憲劉任以原練之兵非盡土著配之輜重尤無身門工身之人飭令併併調以原練之步隊一二兩標併為步隊第一標配隊兩營及二標各一營併為步隊第二標另選字兵官財士者兵丁之優劣是標以批入分習步紀二輜以備正副日之用標營年終檢閱官兵之不合格者仍多獲仍陸續制退又將一二兩標每標併為兩營至是合計僅有步隊四營三十三年潮忠廣以達有匪警新軍出征先以奉派二營之隊而至者者不免時有淘汰時雖募好部嘉徵兵而新徵之兵多半歸入學兵營通盤合計新軍止有二營

一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復派員赴赴高韶之路徵兵至三十四年春回編足步隊六營

一光緒三十四年秋冬間又復派員赴高肇等處宣統元年又赴肇羅等處徵兵是配隊兩營二標各一營及步隊第二標一營陸續成立是年以計新軍步隊七營砲二標四營共十一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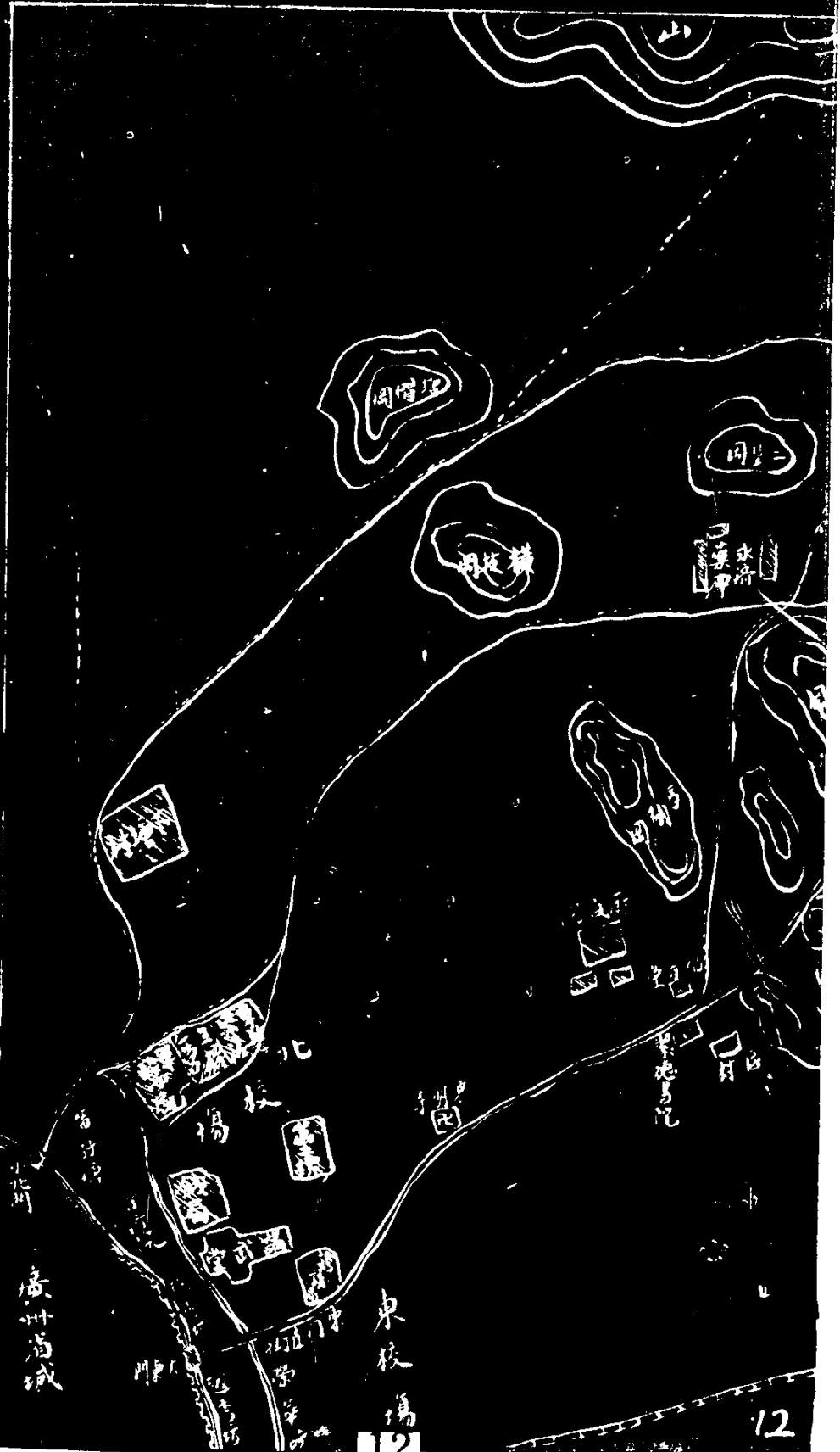
一宣統二年正月步隊第一標二營砲隊兩營二標各一營均潰散僅餘第二標三營及第三標一營即潰散六七營均存甲軍是年七月又派派員分赴肇羅高雷陽各處徵募

一學兵營內編步隊四隊砲二隊及三四年至宣統元年陸續收回標營元多正副日  
一廣東地勢濱海高兵不迫于用故暫得緩練



近之界圖

至廣海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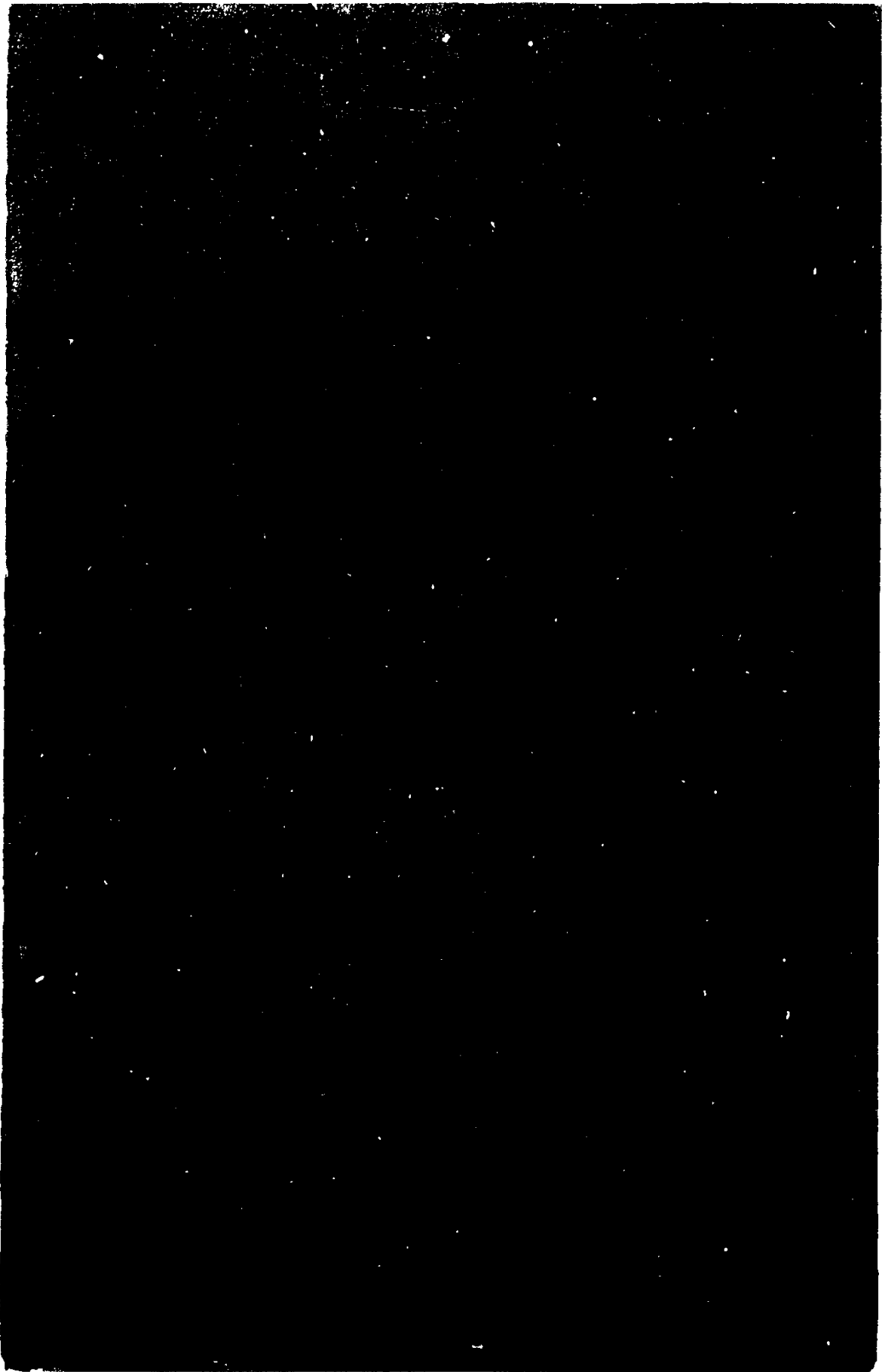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據給事中陳慶桂奏廣東新軍滋事有兇押在情事請旨查辦一摺當經諭令該處嚴密查辦欽此該部知道欽此

奏查明當日滋事情形始由新軍二標與警兵口角起釁繼因統帶官不准放假一標官兵首先圍鬧軍營使與藉端煽惑各兵希圖起事口言不實詭計逆業經防兵當場格斃其兇犯兵二十八名正法十一名先後拿獲亂黨四十餘名事雖救平而該管官等稽遲失當幾至良莠不分宜予輿情不法前協統張哲培平日無取無方臨事無定逃避一標統帶劉雨沛于標兵喧鬧之時即已避匿次日又復私逃即著袁樹勛會同大理院治罪前充廣東老城巡警第一分局巡警試用巡檢陳慶泰縱容警兵鎗斃新軍兵士釀成鉅案失為偏袒著即行革職督飭公所參議道員吳永錫疏于籌畫臨事張皇統領水師親軍保升道員候補知府吳宗禹紀律不嚴大舉兵丁剽掠均著交部議處等語廣總督袁樹勛于兵勇交困彈壓動搖兩失其宜且據查當時新軍畏避出外者多在場滋事者亦多未均悉被遣散以致數年分便勉期成鎮之兵一旦決裂敗壞吳屬咎有難辭用該部請處分著交部查明袁樹勛著交部議處其當日殉難之砲隊營官中齊汝漢著照協奏領陣亡例從優議卹一標一營管帶袁樹勛胡恩深一標二營管帶吳殿魁二標二營前隊隊官李錫均著照從軍校陣亡例從優議卹並增補袁樹勛前奏參一標一營管帶胡北理一標一營管帶于如周一標三營管帶楊長卿砲隊二營管帶林金鏡工程營管帶陳若若等輟軍營管帶許若澍均著交部分別議處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 變態

輯於於二月初二三等日均至燕塘營中營內事多有親見營外事亦多有確聞此篇全由  
啟羣報錄出輯在按其事實證以見聞其不虛不實者實多今于其不虛不實之處而畧考之  
以所見所聞並見聞猶不止此也欲詳其詳者請俟異日

輯者識

去年除夕新軍二標之兵兩人在城隍廟前燒文書以刺名片而拜人爭言警兵往止之弗聽因而相毆  
警兵鳴鈸而集中將批移軍其急道迫得其一鬼之第一分局此種軍故無大罪薄責而遣之或送還  
其營即亦無事乃巡官遊行鎖而置之為所執軍乃大憤集中百十人持械往索勢張甚聲道高觀  
昌同之始懼乃邀督練公所兵參以錫承及各官馳往彈壓將拘留之新軍有與送歸以為無事不意  
其尚謀報復而革黨又藉以煽動也先是去年八九月之間砲二營官帶林金鏡以排長倪映典于操  
畢散步時輒引者兵至林麓之間以微言相激因察偵其舉動察知為黨人

倪映典安徽人前安徽砲二營隊官能成基為愛倪與謀時倪為安徽馬營營帶也本姓李及能  
事敗遂改姓倪逃至廣東于光緒二十一年投効軍營由督練公所委充學兵營學習官由日被管  
帶王體瑞查得該員賦性頑劣行為詭秘正擬詳以撤差後家某員力保遂得無恙後日某員力  
保得派充徵兵員差旋回省遂升充砲隊二營右隊二排長到差後該營管帶林金鏡以其行止

承辦曾稟請協統將其林差云

全境陳于協統張培德知之先自請銷差于九月出營去十月第一標第三營前隊正目黃昌激因  
本營正目林樹煥其散同盟票昌激以告其排長張祥升以告其管帶楊長卿楊密陳干協統培德  
培德培德恐激未敢捕治指督係公所吳考以計畫考以將以憲兵往逮則林樹煥昌激已先遁至  
可根究遂示諭各營令銷票免罪而改星期故仍為徇班放係以杜其秘密會議革令知事澳心不自安  
各營形迹可疑云往而有轉借端亦去凡數十人最後乃得釋瀛以十二月二十七日革退因此各營  
官尤惴惴慮禍作以曾閱有正月起之言元旦南明三標新軍數百人自东门入道過警兵即群聚  
攢毆之擾紛紛亂匪無所逃徑至關二局傷警兵數人重傷者一人劉俊又擄兵一人劉就劫短棍三枝而  
去復至老乾城一局毀之復至五局又毀之延及六局則以除夕交閉時六局之警兵曾助之擊新軍也而  
沙河馬巡張仁容同時亦為新軍所傷擄之去并馬三匹於是巡官巡兵死傷狼藉矣警道高親昌  
得耗倉皇不知所為遂命圍城警兵悉收隊以署自衛水師提督李方出賃威行至回台巷同警令  
軍衛隊五十人馳赴時新軍圍廣集第五分局衛隊至功慰候散而新軍咆哮甚野衛隊兩人傷其  
背血涔下衛督怒欲用槍其隊長未廷棟恐傷鮮力過其眾約以退水提李乃自率親軍百人  
往督練公所吳考以及首府勳亦至新軍同提督考以親乘乃先散去提督考以入五局則百物皆

毀三人卧于地一為巡官傷雖重尚能言三為巡兵則一已死一已不能言矣其一局巡官見新軍湧入即跳而  
免幸未及難而東南城警兵傷者二三十人新軍有二十餘為警兵所傷而警兵中忽有鳴鑼在軍  
愈憤謂彼乃用鑼我安可無槍道阻恐爭取鎗彈于是督練公所吳參謀與袁德處總辦吳督同  
赴二標及三標一營其要撫眾心乃集全營演說二演說之時密令二標三標與各營隊官盡去鎗  
機并子彈運入城由此二標三標及三標一營所以不從變之原因也二標亂兵雖解散然既已傷  
警官斃警兵罪不可恕急治刑懼激變勿德久去以儆其餘方等善後之方而一標之亂又起一  
標三統劉雨沛因同盟會黨接見後風同軍黨憤以除久積積濟于軍中乃不敢如其居而並並度  
歲而令執事官劉祥漢與馬弁四人巡邏徹夜殊未見端倪是日兵變之聞於未有一標兵在軍中  
協統培培培之五二標傳電話之一標謂今日之事一標不與言不嘉許當即會同吳參謀乘此南渡  
統以獎勵之而兩沛與三營管帶胡瑞瓊于初用楊長卿於同盟黨時已與各隊長密卸機及  
乃協統言先傳法法管擬待統之乘于兵士齊集時暗運槍機入城云餉械局收貯已  
而張培培不主惟由協部電傳縣令言不准紅二日放似劉雨沛傳諭各營皆然不服紅二  
日早再申不放似之令南下兵則大禍紛之奪門出兩沛命督隊友馮治國功誦之弗肯聽乃入  
電話房電告協統而兵已多半出營未幾復入勢益張鑼聲亂鳴見亂兵中有服官長服者

往來指揮投劫軍械而沛方欲電告督統公所槍已至洛其謂乃急越道至第三營而標部之錢銀九百餘元并所卸槍機及子彈永服搶掠一空編搜各營隊官之房衣其衣似其刀對聲大呼頃先殺標統與三營管帶楊長卿而沛道匿其房之後未為見得也而協司令部亦同時被劫司令部與一標相鄰而砲二榴同擊入壁門砲二營一營榴重一營凡四營對列左右而其後列為協部協統所居全切之總樞密也亂兵自砲營至二程渡至榴重自掠其營官之室搜銀機子彈再收其錢銀亦衣其衣而佩其刀榴重營官許嘉樹以所卸銀機並洋數百元皆置臥製鐵箱中許亦避去索鎗箱內箱堅不為破則擊其底破之悉取之去為珍亂之始也而向有示動之兵然砲二營在隊日兵黃洪比而視映出林樾等舉手一呼則無不從也

而此中堅不從亂者固不乏其人  
按此節所載糾亂殊甚茲將余于第一標所親睹在男界言之初二早晨飯時久堂停飲酒甚喧嘩隊官排長多有與兵互相排擊違禁外良久漸散於日兵有到在長處請外出者又有到在長處探問故仍消息在均各以協統命令今日暫不放假意欲排等在堂中練習各種運動以預備為初六日開運動會也於日兵多惡言而退然亦有不豫色者未幾第二營有自兵約二十條名出該營以門時該營管帶才如周適至標部前吹哨止之謂協統命令今天不准外出保等何可違抗時該目兵有回

步者有佇立猶操中道第一營又有目兵約十餘人連袂而出該營內暫見第二營自兵為子飭回遂  
遙以手招之曰去去才是一二營目兵約共三四十餘人相將出標營門矣既出標營門復聚于門外紛紛  
相語言二標目兵由營兵交閱了陸續未及二更十餘名時一營夜帶胡兆瓊亦至由于在營等語  
回營不難該目兵等首約言我們今天派那二標打巡警惟人數太少奈何有言第三營尚有一人未  
有言因為三營管帶所制止女子是噪聲大作復行入標營門蜂擁向第三營未幾先是第三營目  
兵奔來有動及聞一二營少數目兵鬧放槍之聲時僅有前左隊目兵約廿人左右群站在左營門口  
現望為第三營管帶楊長卿所見與詢之曰你等欲外出不可自出營我當帶汝出官楊復大疑其言  
曰如隊目兵欲外出在下樓該隊當由我帶隨出營門時前左隊目兵約共有三十餘名在隊目兵  
別有者以我們不出街去後隊目兵則尚多有在飯堂催飲精飲之者尚未絕也楊管帶復向該隊目  
演說言你們今天出街收好左沙河一帶遊玩守規矩切不可到有城助二標與巡警滋事言尚未畢而  
一二營鬧放槍目兵已列營楊管帶仍故整營弟兄出街楊管帶以我何曾不帶隊放槍該隊目兵  
仍自目兵復在樓下急集於隊目兵亦間有隨之女子是呼嘯復出標營門猶以人數太少打巡警不  
得有言復約砲三福不去中和之遂又相率向記之館而去矣既至砲三福營將了之日兵遂乘其相  
望又有數隊打巡警非槍不力于是身遂隱出槍槍之怪劇先是公營已將直子彈繳回軍

械局刺刀及槍械別拆卸分藏各處而日兵未之知也至是始覺然一主官收其辱尋覓不見中  
空包亦據去至于刺刀槍械有免者在亦有免不仔在者得一標及砲工輻罔放候之自兵復相擊持  
第一標其數古約二十名每名真赴各處搜尋首到第三營去則一手持二程機槍新之副團  
也是時營內外放空包之聲如炮紙炮然至棚上非滋子之日兵見此情形不知所以輒於此窺之  
長力不能止之其流子去輒向別處之官去索取其子彈及刺刀槍械謂之不可多引避之已而相擊  
赴二標赴詣武堂至其情形如何則非目親其詳不能言惟因既列二標急算這候標目兵持槍進城  
仇復而二標之槍機子彈早已運送入城故該標目兵不敢動尚稍和標統之儀度之功論王標統才  
獲之間王功論名目兵適法軍小學總辦黃士沈奉王命至巡集隊演說勸偷回營撤械產法俱  
下龍先左十八九夫黃親帶隊回巡城乃小東門下竟為守城兵誤槍所傷次日兵同耗復詳敵有散在  
沙河茶亭一帶者有奔回營者其回營者在者黃德亦傷耗至營次日兵不知底細同耗大疑謠言於  
起覆浸竟切喧傳黃士沈標傷斃命矣于是有憤激者有疑懼者在有謂上憲不要我們軍中事之所  
以先把黃士沈斃盡者有謂上峰今夜命防勇六十人未敢營長風聲所播人心惶惶謹愿去則流涕  
痛哭救難者則有槍自衛下午四時許沙河橋上手包被而得身被槍相逐偏內其何往則曰回家  
矣今夜防勇攻營者不甘至右而司禁也問此說何來則曰人人皆如此說矣于是力言其此子正云城中



現五判府已防然若示諭世等回營傲械無了有誰言可程我有侯而回營也（此語係在石門日）  
有連疑女亦有萬余兵然信余女多而萬余女實一二人耳此女余所親見而又視為之者也噫此等  
謠言或者即便逆之党羽所造為以乃煽惑之具兵乎其然乎其不然乎余又焉得而知之是日于千發  
帶到於營演說勸諭日兵務須安靜是晚日兵回營甚多亦有二百名攜械在石門一帶放哨  
者七八打鐘時珠江兵輪之海光燈照打石營盤一帶光線掩映于是全營又復譁嘩大呼石勇已刻快  
去打快去打之聲石絕逾二十分鐘許始復靜于營中復至石演說言此乃兵輪之海光燈不必疑  
懼并言海光燈之作用力論及日兵務須靜聽汝等河勇未改其理然此一端其法弱之日兵亦此  
時而出營逃散別處去不知凡幾矣是夜凡十餘營外放哨之聲仍不絕無滋子之日兵等所力也  
此則初二之實情形也原文謂多日兵衣衣去衣而往未指彈在甚不實惟是日黃昏時見有一日  
兵至棚外衣衣去之冠服與同棚兵士作婁或在並非往未指彈也偏問是日亦未見有便映四林繼大  
人者又謂槍炮甲第一標營盤而協司令部亦同時被劫則又失之遠矣  
初二之晚在營官如營收兵集於兵由相慰解諭令各歸就寢復別成集處于講堂飯廳既而稍之有携外  
具以出女婦之別多半匿於竹林叢樹之中呼之曰不肯問其故答曰我等初從中人行謂而此營官為  
營代弟兄宿雪怨也今乃知其將謀反則何敢隨之作賊我等始敢於此候明日玉鄉村寄信事定

再歸耳今宜死不顧居營效良莠不分也若此者寧或數十人或百餘人之程寧任帶陳宏著歸營  
運糧任兵持行李逃散者數十人所言不同而胡北援于其周計嘉謝督視見其也叛兵既劫其營鏡  
械而子彈祇數千不足供其欲入也司令郭而協部與外標營所存子彈十五萬以同盟西票子洩懼不  
悞乃暗運入城法兵未之知也時張培培方在二標因既下全軍林應與令念了擊于二標恐其再出而  
巡警三子仇因先往懋解而不虞一標乃砲工留營之叛也既聞七營皆反司令郭公時被劫則弗敢回營  
而入城告變而沛匪兵房後片時用兵舌稍遠則兩劉祥漢由後營出由間道入城亂兵數十人擊之以槍  
不中羣譟而避之兩沛狂奔經王營前得楊長卿偕行至沙河又遇叛兵冒鏡子而前一兵持馬刀力追不  
釋相去不十步幸劉祥漢短鎗傷其子力落自免因與楊長卿相失長卿至南門城而閉急由恒門入  
赴督練公所報告是時培培亦已入城才射軍發援特制府得報告而將軍提督會商方回而培  
培長卿先後踰垣至其知七營皆叛遂煽披猖而城中止先鋒衛隊一營不足任守水師提督  
李本節制防營軍至前微有所聞故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前無報電預調原紮特頭山之親軍中營  
原紮順德之中路巡防隊新軍副中營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到省而大角墟之先鋒衛隊西海太平之  
巡防新軍右營席門之親軍左營及第四第十兩營並惠州之親軍右營計程等五路路提督  
秦遠駐惠州已通電相聞其軍之來必至兩日後於是相計以革黨謀主陸本在城恐同謀往其

合益多鈞結愈密而於城兩軍械局此城一子彈庫尤極重要如有萬一其志將不可勝言故以正午  
十二時下令開城戒嚴而將軍率駐旂兵登譚現慶陸軍小學總辦黃士龍在曹統統軍而兵士  
雖有情懷大吏意旨主撫李提督乃遣黃士龍往士就遂自東門出時報兵修德未于沙河半主廟  
東明寺外處而二百餘人蜂擁至二標報之同叛標統王係慶親守崇門乞誓軍帶行言詞哀切而  
紛擾如故及後奪取鏡械始至極括不全稍自止聞出在百餘人其後亦自阻也士龍至二標營外叛  
兵五百餘有歡而迎者有極以視女有報以惡聲兵士就恐其害已極于與之溫言解諭再三始有百  
十人肯相隨理便偕行近東城圍一兵言有數十人在彼士就往探之則身內城兵相攻擊此叛兵凡三隊  
每隊百二十人而各隊較多自較場入東門直衝將及城圍則門已閉不得入乃向市人演說謂我  
輩公事與逆黨身仇矣而滿清為敵尔等勿懼必弗獲及商民任有毛髮之傷毫厘之損也語畢  
向城施槍城槍亦被逆擊約三十分鐘而鏡局左近亦有叛兵放槍李提督參謀自北門逃城至  
東門方行離謀間聞炮聲天上過咄然作聲也而士就適至中鏡而傷不知為叛兵之鎗或兵之鎗也  
叛兵亦有數人傷逆澤奔命于鏡場之中復聚掠講武堂僅得鎗三枚子碼一箱而去士就既來心要  
領選近受傷或昇之匡局而城內外益滿絕替燄公所遣一弁偵視并扶鏡乘馬出城未數里而  
叛兵值兵奪其鏡并惶怖失魂鞭馬狂馳而返前若檄令莊炎通借提督提督語以故去行

而楊長卿亦生是莊矣乃與長卿及毛令乘科同出小北門行數十武欠教叛兵徧徧道中莊固  
能據粵徑與道同訊且言且行自北門及息報亭三五乃羣若斷若續皆叛兵也長卿得赴女  
營而莊而毛則暫留亭側馬房中時以問叛兵語從察其聚謀至要急乃當告提督往以兵出相機勦  
撫而制存已蓋契箭飭法培培赴營自收其部曲招培奉契箭燔伏北內下抵死不放出城遂延  
闕日已暮提督預調之防軍兩營又至城中人心稍定提督乃命兵統領欽宗高急引兵往撫或進  
言曰今將軍五刑已著自知不免于罪罪而幸免于其間其以危詞用相煽惑其勢必不受撫我以  
數百人往彼人多於我械精于我威懷必死之心其鋒不可當固若嬰城自守待其散李提督曰  
不然將軍雖變然未必人人皆叛我以兵往而心膈思得以自較撫之較勿敢不出城近之可撫則撫不  
可撫則示之以威而後乃可言撫也且制存之下令開城作為自保計也絕亂党之蔓延恐軍裝之損失  
也若兵至而擁口自衛其於城外之商民何故當速往或又於夜中恐有意外乃定以明早出隊  
而若死士持刀免死之示赴營並共以防軍且至將以保護不叛之兵  
初三日之辰發示在至一標營之門兵披其身多軍械乃掩入第一營在帶胡北環第二而營在帶  
于好周接示於昭即集各營兵演說制存提督寬大之意時各兵於夜間歸業就飯故至營在女  
關之亦頗感動忽使映典林樾率叛兵多人入營呼北環傳令交隊但北環知勢不敵弟德書曰

有鏡無彈奈何倪怒曰不敵逆我當鏡死若言未畢而鏡蒙北環急避中胡降官胡恩保之骨地環  
急扶之往後道隊官王天佑出手鏡方欲奔已為所奪君等之傷腦及臂負痛疾走排長趙珊  
林趙宗培尚揮鞭兵追擊之幸不及林樹斧手大呼而為兵皆整隊性命倪等已賜三營之東復  
領叛兵至砲一營諸官帶而世漢過其倍叛世漢不往又過其妻隊亦不從倪等鏡之仆而不紀音  
四創乃死於中夫亂於營隊官先後避于吳王營老為救軍矣一標執子及劉祥漢為叛兵所賜不  
得脫祥漢伴在而誰以往小東門免子陣亡叛軍手式日蹄馳馬以逸時吳宗禹已領防軍自西南門  
出將至牛王廟而莊夫以天未明時往白雲山僻徑冥行二十里至大北門得入城復奉制府命打契箭  
借修營壘出城招搖行及牛王廟二騎迎回乘劉祥漢也告以故止二人勿往登高以望則叛兵已  
整隊分三路進乃是而吳軍令吳宗禹死叛軍乘撲下令分隊守內得先據牛王廟左之小山兩軍  
已可望而見宗禹受提督指一意指之撫命防營官帶太承完童常標李景謙劉履璋而哨  
弁四人出至陳前既哨探手傳呼令棄械免罪叛軍亦以五人出童常標以梳交哨弁往于追  
及于兩隊之間誠為黃世昆王曰魁趙珊林倪映血罪熾揚也倪等而短鏡面童聽于地童亦跪  
倪等亦放交童以誠先令為我革命軍起事自來助我以共先漢族亦允許我知交復現  
我革命軍首領云必重尔否則我鏡不識尔也童微笑曰我奉統領命乘款由君等以和平

解繹之法故以徒手乘君乃持鏡然死我無益也新軍有鏡者非不惡以舉子何福泉先才於  
死且今日之事全在乎君望乃三思轉禍為福及今極也倪爾以力我無子海耶我香時  
接濟早至已派兵往小東門迎取矣爾以力防軍子彈多耶爾輩何不見機此時尚甘為異類  
如漫不知恥且爾受拘因待屠割極未足耶爾若此我免貽以悔蓋重者日曾失散于奈林不  
之獄提督力極始出在也言方欲再言而征人中有二人為楊鳳岐官隸董部密與董叙小語曰  
君勿猶豫此言可以舌爭在再不決爾先及矣董乃記詞言淚告知統帥商空再復徐退  
玉山麓叛軍梳已恭防軍前隊二人傷甚急命開挂機還管快砲擊之倪為叛軍領隊策馬  
獨奔呼吳宗兩聲步絕中砲仆于其樹之傍叛軍死七十三人軍遂散走吳以提督預戒勿多殺止  
勿追徐、拔兵進晚六時抵協都營駐馬

按此節倒錯尤甚蓋初之夜係倪逆先鎗斃官管帶而後到第一標這夜非先到一標連受  
然後赴砲堂鎗斃官管帶也今以所親見者再述之是日(初三)早約六時許于管帶集全標官兵  
兵於標前演說胡管帶亦至馬于大畧言昨天弄出這一個樣子(指槍斃)都是因你們目兵不  
聽官長命令所致故自今日始爾等第一着即須服從軍官長命令昨晚言巡警防兵來攻營  
種、誤傳都是做的決若此了可安心余有子子由爾等約一酒將鎗械繳回本隊官長之春

今天公營隊均按派員仍照常守衛標門至軍紀風紀比前須加嚴肅云今天公夜兵不准一人外出  
能允此一事兵余當晉晉謂上憲竭力而兵等表白請求當尚不挽回無了若兵等不服過余所  
約之三事則余亦無法矣說畢乃日兵全體舉手均大呼曰遵命時惟第一營有十餘員兵不舉  
手于問其理由彼云一二兩了可以遵命惟第一司則不能不出一萬響兵防軍未我們將何異  
之于再之解諭不聽于復對申言曰兵等全許均聽允余言余甚喜違抗兵此少數之十餘員兵  
矣耳往其自為之但兵等仍索欲務須安靜云云說畢散隊乃營隊偵日日將軍裝房之檢架  
扛至官區兵至平時檢架存置于兵棚因日度成故搬不單裝房後之檢架蓋繳回兵已有十七八早饒如  
常已而李水提功誦傲鏡免死之告示至胡于兩管帶受之張貼于門板上後擊之編至各營演  
說乃目兵見告示顏色皆喜甚感動時約八時也時各營亦甚安靜是時點計不兩時參統統  
領等當至亦無了矣孰知飽天之禍一甚而不能收也即發現于此三十分鐘內我已而有砲上箱之  
目兵約十餘人喊奔向第一標未矣大約言現至巡警及防兵已糾砲之箱營齊管帶已被鎖斃  
此時兵等尚不出而助戰則射軍死完矣各營隊員兵間耗于是大議復轉之至官老房前繳  
之錄取四人聲鼎沸奔飛往巡警相向營外去適是時營外槍聲及作于管帶及各官亦聞之  
急出功止于管帶到標部前以手招召目兵回謂頃聞余諭兵等務須安靜汝等老命令尔

等均已能在允現又何故自援項已言之決去巡警防軍未攻之理時名目兵有誌而回古有已經奔  
出營外兵于復飭護兵取一長條撓坐于標部前指目兵團聚演說且言必去巡警防軍未意  
我坐在此為未去則為失斃我蓋欲堅目兵之信也已而復稍靜時于尚未知者之也余聞奇於  
砲一營由方集日兵功誦傲橫了倪連已率其黨至在暗後乘奔未說遂以短槍擊之中仆  
地齊從起程向協部奔倪善擊之切中奔奔至協部已不能反復仆地延若于時逆氣絕於目  
兵見倪轟管帶大駭外外奪路走倪大呼性均無了橫得已到時營真子得印橫枝之完全亦善哉  
故倪言此可隨我打巡警走長斬於是砲一營復倪復率其黨分至他二營工程營稍重索於是  
砲二營及工船營夜先量奔赴第一標喊報奇管帶已為巡警及防軍鎖斃之十餘目兵在印  
倪之逆黨亦即倪使之以肆其煽惑之毒計也時于方命官去到砲工船營視問而倪率其逆黨  
已列既巡標門即挑一旗兵任奏第一標非常緊急之號蓋此兩日間名目兵已如鳥之鳥  
即者弟且日凡數十營况復聞此號音於於是營內外喊殺巡警及防軍之聲不絕大作行徑  
擾攘余見此方在隊上功止名目兵力言者了并大聲言右隊目兵不准動同時後隊排長王振清  
君亦大呼後隊目兵不得亂動回首時倪在階排長趙宗培揚扇改率令前左兩隊目兵結隊  
揚以刀向標上指余竊視四日現巡警防兵已更至世尚不帶隊出營射軍死完矣余方欲其



故彼不若亦不願率隊跑步出余此時未知遼東好意以為軍裝交閱後竟先行帶隊情形  
 何以遽變至此遂出營欲到二營于管帶處訊問詎甫出三營內忽聞有一冠小帽服青色  
 本國裝之布衣袂腰間束一黑布帶面頗秀而軀長左右手均持一短鎗而往來指揮者余方怪  
 此外人（對本標軍人而言）度何系有失余女曰此即前砲隊排長倪映典蓋革命黨也於是全標  
 大亂已而第一營排長趙珊林持短鎗督率第一營目兵出復又見胡百帶列倪近前其言且  
 作糾纏語狀倪面且其搖之以手惟余時甚相距離遂大聲喝罷不能語更作何語又見  
 倪黨有羣聚于管帶樓下向樓上磚石交擲且言于管帶你不來且死才苦法且祇不揚倪前  
 其逆黨馳騁往來指揮照應并分黨於剋迫之處截堵夜逃之欲逃在倪兒于謂之曰現標不立  
 今公舉爾為第一標之統于伴應之曰可以倪復對甲言曰今舉于管帶為一標標統你等漢軍指  
 揮并便同心協力云云倪遂每作一決其愛鞭作雄亮之聲曰可蓋所以助其勢也于正在徘徊  
 間倪再位于于倪曰我思設法為尔取子彈倪乃作扯槍之天聲曰于管帶尚設法子那時候不  
 够了于默然最次乃謂倪曰我無子彈我決不肯降你倪聞之憤然作色以短槍擬于之胸言曰汝漢  
 有意阻撓時候誤乃公子幸是時有數十員兵呼曰不降殺我好好管帶倪聞之氣稍沮遂釋手于  
 亦從此遁去時余兒已去去可為遂與本隊及後隊自兵約十餘人亦由營側踰牆走以故之